韦君宜：　洗　礼
苏　进：　射天狼
从维熙：　远去的白帆
叶　林　徐孝鱼：　没有门牌的小院
邓友梅：　那　五
王安忆：　命运交响曲
何士光：　草青青
陈　冲：　厂长今年二十六

# 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1

# 1982 中篇小说选

## 第1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封面设计：张守义

**一九八二年中篇小说选**（第一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458,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0 $\frac{9}{16}$ 插页2
1983年3月北京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10,500

书号10019·3439　定价1.70元

# 编选说明

为了及时介绍我国当年中篇小说创作的新成果，汇集一年来优秀的中篇小说作品，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欣赏，我们从1981年起，每年将编辑出版中篇小说选。

在编选中，我们力求入选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力求题材、风格和手法的多样，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某些虽有争议但内容健康、风格手法有新的探索、具有一定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也将酌量收入。所选作品每篇字数约以三万至十万为度。年选的辑数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今年共出两辑，每辑目录按作品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由于征求意见的范围和编辑水平有限，所选作品难免有不妥之处，切盼广大读者、作者提出批评建议，以利于今后改进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 目　录

洗　礼……韦君宜（1）
射天狼……苏　进（116）
远去的白帆……从维熙（160）
没有门牌的小院……叶　林　徐孝鱼（255）
那　五……邓友梅（371）
命运交响曲……王安忆（417）
草青青……何士光（465）
厂长今年二十六……陈　冲（55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洗　礼

韦君宜

## 一

一九六八年秋。

刘丽文一个人坐在自己独居的家属宿舍里沉思。忽然有人敲门。

爆炸的一九六六年，疯狂的一九六七年，折磨人的一九六八年啊！

到一九六八年，那些在六六年夏秋之间受过切肤痛苦的人，已经过了最痛苦的时期。眼泪哭干了，曙光还没有到来的征兆。人只有把一切深深地藏在自己心里。每天象块木头似的"上班"。在班上打毛衣、修无线电收音机、交换纪念章、用小刀和剪刀刻红太阳。人们为每一句最新指示和中央文革每篇文章的发表而不停地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次数太多了，致使游行队伍完全失掉了"游行"二字应有的威仪。说赶路不象赶路，说散步不象散步。有的一边走一边观望街景，有的手里还提着买菜篮子。至于班上谈天，这个自解放以来我们的机关里不太好倒还有点人情味的传统习惯，到这时候反而差不多自动革除了。即使谈，也失去了过去那种自由自在随便扯的气氛。这似乎倒可以算作破四旧之一端。

刘丽文的爱人祁原在一九六六年底就死了。死的情况不明。造反派头头们说是组织派他去沿海采访时，失脚掉进海里的。当时报社还把他当作"英勇殉职"，开过追悼大会。而较多的人却说：那么宽的海滩，风平浪静，又不涨潮，海离他采访的地区又远，怎么可能失脚掉进去！大约是自己跳海的。还有人说他这人根本不会死，一定是在那种混乱局势中躲藏起来了。不知藏在哪儿。这一切，反正刘丽文都不和别人议论。她怎么看这件事，她自己心里明白。当然，一开始知道这消息时，她心里十分悲痛，几乎也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后来这几年，她反而镇静了下来。——是一种可怕的思想帮助她镇静下来的。她忽然觉悟：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是这么多人。简直是全民族都在发疯、在受苦、在自杀。我干嘛要一个人悲伤呢？史无前例呀！真正的史无前例，机会难得。不要死，应该活着，看看这场史无前例的奇怪事变究竟会被牵引到哪里去？她怀着这样一种古怪的好奇心情，竟迫使自己冷静下来，一个人照常生活。就象祁原正在外地出差一样。

只有一个常来找她的人。就是她和前夫王辉凡所生的孩子小辉。她是一九六〇年和王辉凡离婚的，那年孩子两岁，王辉凡坚决不同意她把孩子带走，就留下了。但是小辉总不和后娘亲热，老是要找妈妈。他把双方（刘丽文和王辉凡的新妻子贾漪）都叫作妈妈，两个妈妈。小时候，小辉的老保姆抱着孩子来找刘丽文；六七岁以后，小辉就自己来。刘丽文和祁原结婚之后没有再生育，她只有这一个宝贝儿子，当然格外疼。给小辉准备一点吃的穿的玩的，是她在祁原死后剩下的最后一点生活欲望。

现在推门进来的就是小辉。

这个十岁的圆脸孩子，平时一到了刘丽文这里就象是到了

他自己独有的安乐窝，伸手到柜顶上去拿点心盒，自己开抽屉去取玩具和书。史无前例的这场大革命、祁原的死、王辉凡的受审查，使孩子吃了不少惊吓，变早熟了。他每逢在街上碰到什么反常可怕的事情，甚至自己在学校挨了打，回到家里得不到解释时，都总要跑到刘丽文这里来，让这个妈妈帮他宽解。刘丽文不愿意让大人的不幸太多刺伤这个孩子，她尽力压着痛苦和他玩，尽力让他还能过一点正常孩子的生活。

可是，这一天小辉进门来的神色却和往日大不相同。他只敲了两下门，不等答应，就闯进来，满脸的泥土，进来就喊："妈妈！他们不叫爸爸回家了。妈妈——贾妈妈不要我们了！"

刘丽文把孩子一把抱在怀里，替他揩掉脸上的泥和眼泪。仔细问是怎么回事。孩子这两年也听惯了造反、抄家、隔离、逮捕等等革命术语，他都说了。再加上她自己的分析，她大致明白了：是王辉凡他们机关里两派武斗正在升级，两派互相攻击："你们包庇走资派"。结果是两派就以比赛狠斗"走资派"作为自己革命的标志。所以忽然把长期搁置的王辉凡给抓到机关正式隔离起来了。贾漪一见这情形就扔下小辉要走，而且宣布让王辉凡好好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她不管了，连她生的小孩也不要了。

小辉求她快些去家里看一看。刘丽文犯了难。她离婚之后是决不想再去沾王辉凡的边的。离婚那时候，王辉凡是省计委主任，祁原只是个记者。那时候多少人都说她傻，她一概不顾。可现在，祁原已经死了，王辉凡也垮了，反而跑到他家去，人家会说什么呢？

她犹疑，架不住小辉连拉带拽地恳求，她只好去了。

王辉凡前一段的受"审查"，还是允许回家的。所以家里还保留着两间房子。这是刘丽文早从小辉嘴里知道的。当她走近

那熟悉的大四合院时，老远就望见院墙外横三竖四贴满了打倒王辉凡的大标语。红叉子、倒写的名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狗叛徒……一应俱全。把朱漆大门都贴得看不见颜色了。反正是街上见惯了的，她看也不看，急忙几步进了院子，却见自己过去住过的五间正房门用两根大木条交叉钉了，也有打倒王辉凡的大字报贴在上面。两边厢房都住进了别的人家。好几个妇女正在堂皇地往院子中心藤萝架上晒小孩尿布。只有院子犄角一间没窗户的储藏室大敞着门。小辉拉着她进去。

她抬头一看，无话可说。正是她预料中的模样。地上扔满了成堆成叠的书报，踩满了脚印。箱子大开，衣服拖在箱边上。桌椅都不知哪里去了。只见贾漪坐在一个手提箱上，贾漪的三岁小男孩小明靠在她膝盖跟前。她是个开始发胖的富富泰泰的妇女　在机关有个外号叫"贾元春"，这时候却完全成了遭难的晴雯。一见刘丽文进来，如见亲骨肉，马上放声号哭起来。喊一声"大姐啊！"一行鼻涕一行眼泪地诉说："刘大姐！你看这怎么办？怎么办？我是顾不得王辉凡了，自己也没法住了，只好回我弟弟那边去。可这孩子往哪里送？我带上他，人家得说我带着狗崽子，界限划不清。你看怎么办啊？"她一边说，一边撕扯着地下的破烂，又推小明。

刘丽文本来是怀着尴尬的心情来的，一见他们家这个样子，倒产生了同情，只得抱过小明来，也坐在一个箱盖上。再盘问了一番，知道王辉凡临被抓走以前先被抄了家。造反派是开着大卡车来的，把一切他亲手写的本子笔记，全部装箱带走。锁在抽屉里的现款和存折也都被撬开拿走了，还给开了"收条"。家具由造反兵团"公用"了。如今全家只剩贾漪身上皮夹里十元钱，算是给她个人留的"生活费"。贾漪的弟弟是工人出身的干

部，比别的干部境遇好一些，她决定脱离这个家，躲到那里去。她声明："我可不能给隔离室的王辉凡送什么了。管不了了。连我自己都快不能活啦。小辉反正是你刘大姐的孩子，小明……小明我也实在没法管啦。刘大姐，求求你……"刘丽文看她哭得大襟都湿了一片的样子，也觉得怪可怜。一想，自己反正是孑然一身，再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便慨然点头道："送东西是件小事，我去送就是。小辉也跟我。至于小明……"她想了一想道："以前看小辉的那个老保姆，跟我关系向来满好的。我自己去找找她，把小明托到她家里，看行不行。"

贾漪想不到刘丽文会这么慷慨，不禁两手拉住刘丽文的手，千恩万谢："刘大姐，我可一辈子忘不了你。哎，本来辉凡说起来还常惦记你。你们的感情本来不错，我以后……"刘丽文听她说到这句话，触动自己的忌讳，立即正色打断了她，说道："不要讲这些，我能帮助朋友的就得帮助，这是应该的。"

她就这样送走了贾漪，带走了两个孩子，把室内当时能穿的衣服收拾了一小包先带走。然后，派小辉去给王辉凡送去洗漱用具、铺盖和针线肥皂之类。

王辉凡在隔离室本来是不让见面的。关了两个月之后，小辉去送东西的时候得到工军宣队的通知，让见面了。他去见了一面。刘丽文听孩子报告：王辉凡非常不放心家里。她觉得自己好象有必要去跟他说明一下情况，于是亲自去了一趟。

那个会面的屋子原来大约是间会议室。但是这时室内中间长会议桌上的桌布已经不见，桌上刀痕累累，比小学一二年级孩子乱刻划过的课桌还要残破。原来的两排椅子有的缺腿断胳膊，有的大约已经丢了，用板凳代替。屋子寒伧，里面坐的人倒是气象森严。两排各四人，共八人，穿军服的与穿制服的各占一

半。中间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还坐着一位手里拿着一大袋档案的军人。一见刘丽文进来，中间这一位用手指了指，叫她坐在左面一排的排尾。然后问道："你就是来探望王辉凡的刘丽文吗？"

刘丽文答："是的。"

然后这一位向她说明：王辉凡的罪行是很严重的，群众对他仇恨极深。如果不是工军宣队进驻，革命群众早就把他打死了。工军宣队执行党的宽大政策，对于这样的罪犯仍然仁至义尽，现在正在组织这些罪犯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只要他们肯交代罪行，缴械投降，都给出路。还允许家里来探望。但是——他话锋一转，但是你刘丽文必须对这个罪人怀有充分的警惕，要划清敌我，帮助工军宣队做好教育和瓦解的工作！

刘丽文一声不响，洗耳恭听。她在解放前一年为一个同学被捕探过监，觉得这次来探监倒是比那次文明得多，不过气派也大得多了。这位滔滔不绝的"领导"看来级别不低，不是一般的牢头禁子。又加上这九个人如临大敌地来监视。何必呢？想到这里，她倒觉得好笑起来。脸上则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连连点头。

中间那一位训话完毕，这才把手一招，道："带人！"

屋门开处，王辉凡进来了。只见他头发胡子老长，好象老了十几岁。他是低着头进来的，由押他进来的革命群众牵到右面一排排尾坐下。直到坐下了，他才微抬双眼，一下子发现来的竟是刘丽文。他不由得怔住了，两眼圆睁，直望着她，不敢开口。还是刘丽文开口说了几句话。告诉他：贾漪的走以及自己代他处理家务的事，小辉和小明的下落。她一面说一面看着他那样子。"文化大革命"以来只在批斗大会上看见过他，那离得远。现在离得近，她审视清楚了他的面貌全变了。原是黑的头发已经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白，眼角皱纹深如刀剜。而且左边颧骨上出现一块铜钱大的圆疤。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看他这个样，她心里不能不涌出怜悯的感情。但说话声音却冰冰冷，完全是事务上的交代。那九个人一齐打开笔记本子来记。这隆重的仪式，使她心里又笑又代他们遗憾，干嘛不干脆带录音机录下来呀？

他回答了。回答的声音在颤抖。虽然只有两句话："我想不到。我一辈子感谢你！"眼泪跟着就滚了下来。她毫不动容，点点头，站起来就走了。

**附：王辉凡的日记**

今天太阳在我面前露了头。

我在认罪请罪，已到罪该万死地步，全身没有一根干净的毫毛了。但是她来了。她早就鄙弃了我这个罪人。但是现在却让她纯洁的容貌出现在这个最卑微的地方。这已经足够了。我再无所求。想起过去的事就觉得是我玷污了她。玷污过她大约也是我的一条罪吧。既有这么多罪，似须把我杀掉。在延颈待决中我有过多少幻梦，其中也有一条小小的梦，就是重见她。今天实现了。

## 二

一九五八年。

大跃进的那年，刘丽文还是王辉凡夫人的时候，曾短期下放到农村，那个年月，不少领导干部都还时兴下农村"三同"的。王辉凡又是省直机关里挺有名的"好好先生"，凡有中央号召，无不响应。他走不开，马上就把老婆打发下了乡。她走时正赶上大炼钢铁和三面红旗举得最高那一阵。她才二十八岁，但由于在一个青年很多的单位，她这个解放前夕入党的党员就成了老资

格，又有“首长夫人”的身分，就做了下放组长兼乡党委副书记。这个乡又是县委的重点，好几位县委书记都来蹲点。忙着要炼铁，用砖砌起好几个炼铁土高炉。把大批农民都赶到炉子上当炉前工。这里不出铁矿石，也不出白云石，铁矿石和白云石，是农民用大车从三百里外拉来的。这里没有焦炭，也来不及先炼焦炭，就用煤块代替。用车拉来一座座小山似的煤堆，不几天全烧光了。刘丽文努力做到三同，跟着农民一起在那里一夜一夜地看守炉子，还要随时“搞鼓动工作”，指挥群众唱歌。她看见过省城自己住的宿舍区锅炉房，那一大片宿舍区整个冬天也烧不了这么多的煤，她心里觉得煤消耗得未免可惜。去问在这里蹲点的县委书记，这样烧，效果不大，是不是浪费了。县委书记一拍大腿说道：“这怎么能叫浪费呀？煤是国家地底下的东西，就是咱们人民共同的财产。咱们想用，就有权随便用。又不是从外国花钱买来的！”那时，仅仅一个公社炼铁的大军就足有上万人，天天拉风箱、搞运输、砌炉子……经常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好些干部都熬得脱了形，刘丽文指挥他们唱“人民公社好”也唱不出了。有人不免议论两句：“咱这真是傻干。”书记听到了，立即表示肯定：“对呀！咱们正是傻子，傻子就是有股傻劲嘛！”这一秋天，农民全部不再干农活，都来炼钢炼铁，日夜两班倒，地里的老玉米根本没人收，大冬天还披着雪站在那里。刘丽文天天拚命说服自己：如果钢铁产量能翻一番，能使国家快点现代化，这些牺牲还是有价值的。我们就牺牲一下吧！可是，就这么干，铁还是没有炼出来。矿石、煤、白云石、盐、硼砂……一切偏方杂货都投了进去，炼出的还是烧结铁——一块块象打破了的黑瓦罐渣子。人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没干劲，实在一切办法都用尽了，一切牺牲都付出了。县委书记和乡党委书记也是一天只睡两三

小时，每天在炉群中间转，都急瘦了。由于刘丽文和省城有关系，被派回省去取过经。她跑到工业学院请来一个炼铁的技术员。这位技术员说："一般炼铁要用焦，用煤炼铁这个新课题，可以慢慢研究试验。"可是，哪里有时间再去研究试验什么啊！那时候"高产卫星"是三天报一次。报纸上的纪录是每天翻新。马上上边就要来人参观视察，别的县都报了"出铁"了，独有这个县出不来铁，拿什么交账？最后他们逼出了办法，决定派人挨家挨户去收铁锅，放到炉子里去化。一点没掺假的铁，总不至于化不出铁来了吧。反正，一公社化，大家都该吃食堂了，各人家里用不着再要锅灶了。关系不大。

到这时，刘丽文的忍耐到了尽头。这样分明的装假，她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说服自己了。于是她再三提意见，不要这样干。而书记们不采纳。有天晚上，她的组员下放干部章秀芝来找她诉苦，说："我收铁锅，人家老大娘抱住我的胳膊哭。我说以后吃食堂，不用这锅了。她说她有病，不能老吃大锅饭，总得留个锅煮碗稀粥吧。我实在不忍心，就没有拿锅。可是回去一汇报，乡党委李书记说我是小资产阶级怜悯心，工作没有坚决性。这事情我干不了。丽文同志，你是领导，你让我回省吧。"她一边说一边滚下泪来。听得刘丽文心头发梗，也不知从何劝说起。

她知道王辉凡也是上级来参观的人物之一，心里憋着一股劲，想等他来了非得对他讲讲不可。这可不是人家常说的告枕头状。这是为了人民，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去斗争。要他解决！他能解决的！

到第三天，铁锅化成的铁水果然流出来了，成了一条条三寸多宽的铁条。就在那天，王辉凡他们的各省市经验交流团也到达了这个县。下午，到了这个乡。王辉凡担任副团长，就下榻在

县委。不用刘丽文自己去宣传，他们一同下放的干部早把他们夫妇的关系告诉了县委干部。县委当时就派出干事来找刘丽文陪同交流团一起参观。刘丽文毫不犹豫，跟着就走。

她紧跟着王辉凡一起参观、看他的反应。见他走到每个炼铁炉前，看了那哗哗直流的通红铁水和粗大的铁锭，都喜笑颜开点头赞叹，她心里就生气：认为这是他受了下面这些狡猾干部的骗！他们多么坏！她恨他们恨得什么似的。当天晚上，交流团回县时，县委书记向刘丽文客气了一句："刘同志跟我们一起回县，和王团长一块儿休息休息吧。"要按平时的脾气，她是决不会利用这种机会同去的。但是这一次她竟然立刻点头答应去，跟着车就走了。

晚上，在王辉凡住的单人客房里，她顾不得问他生活，也不让他休息，开口就把县里和乡里在大炼钢铁上弄虚作假和大量浪费的事全说了一遍。"没想到忙了半天是这样！"她带着受骗的气忿，讲得很快，以为王辉凡听了一定会拍桌子大怒。不料他只是抽着了一支烟，不动声色地听着。听完，叹了一口气道："唉！"然后却伸出一只手来摸摸她的肩膀，慢慢地说："不要急嘛！"

怎么还不急？要怎样才该急？

王辉凡轻轻捏着她的手，说："咳！这有什么怪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我们不揭发，他们怎么能自败啊？"刘丽文还想争取他帮助。

"唉！你就听上级的嘛！有毛主席的决心，有一〇七〇这个压倒一切的任务嘛！让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怕什么？"然后他具体告诉了她，连省里都有了为大炼钢铁要"破釜沉舟"不惜一切大干的指示。是省委苗书记去首都开完会回来提的。仔细想

想，什么叫“破釜”呢？这个县里这种做法就可以解释为破釜。不是把锅砸了吗？“沉舟”的也有。别的县有把做木船和大车的木料甚至棺材板，都弄来做了大风箱的。所有的鸡都杀了，所有姑娘的辫子都剪了，因为塞风箱要用毛发。这样的热情，你还说人家不对，“这冷水泼不得啊！”

刘丽文无法被说服。她说：一〇七〇是说的矿石炼钢铁，没有说把铁锅化成铁。“这明明是欺骗上级，不能算数字。”

王辉凡说：“这方式的确是不大好。不过，县里干部急切里实在完不成任务，也得允许他们有个摸索的过程嘛。见到任务紧，马上响应，这首先就是好的。大方向总得肯定嘛。至于方式上我一定嘱咐他们今后注意就是。你不要急。”

刘丽文看见王辉凡用上牙啮着下嘴唇，慢慢地摇头，也好象是在想什么问题。但是当说到县里干部的“大方向”要肯定时，他简直完全站在这群弄虚作假的干部方面了。他不肯给自己以支持，不肯出面制止。恳求也无用。平时因为“隔行如隔山”，她光知道他成天忙，并不太了解他的工作。这一次心里才猛地震撼了一下子，看来自己心急似火的事，在他却视若无睹，啊啊！

后来三面红旗的大喇叭越吹越响。光炼铁不够了，粮食也得同时放卫星。到处都把几十亩田里的庄稼移栽到一亩田里去，请首长或“取经团”参观。刘丽文所在的这个县跟得慢了一步，她并没有赶上直接参加这个弥天大谎。但是，人在农村，她一看报就完全明白了那些亩产十万斤八万斤的新闻都是胡吹。把这消息念给农村的男女老少听，没有一个听了不摇头的。可是后来，她知道王辉凡也下去视察了那种“卫星田”，竟即席讲话，加以鼓励，就“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这一命题大作发挥，说吃不完可以酿酒，可以做酱，可以喂猪。她真生气了，写信去责问。王辉凡在

回信里却只是说“日夜忙碌奔走不暇”，连提也没提这件事。他又不是分工主管农业的，并没有责任去查核一亩地究竟打多少斤。当然过去做过一点农村工作，可是已经十几年没做，也没下过乡呀。这一年出现的种种耸人听闻的农业奇迹，据说还有“科学措施”跟上，什么深耕五尺，还有带分析说明的展览。他即使有些疑心，也没有可能搜集根据去到会议上反驳呀。他对农业是外行。那些吹卫星田的话只是应景说说，谁在那种发言中也得那么说，不是他王辉凡的创造发明。

至于炼铁，这本来是他管辖范围之内的事。他倒懂点那里面的问题，也不是没谈过。但是中央方针已经定了。一〇七〇的数字已经公布到全世界，指标已经下达到地县。这全民炼铁根本不是他的工业部门管得了的事。还能怎么办？真是到了“气可鼓不可泄”的程度。要指出下面是搞假的，去泄他们的气；可是试问，谁又能真的用土炉子把现代工业用的钢铁立即翻一番呢？说不搞又不行。大家都在发挥千奇百怪的积极性，只好由他们搞吧，他只能管他的钢铁厂。

这些，他和刘丽文也大致说过。但是，他说不服她。而且，他不是在和一个思想需要启发的姑娘谈恋爱，而是和自己的妻子谈工作中遭遇的无法说透的苦衷。这就大不同了。

后来，还搞过城市食堂化，还宣传过废除家庭……所有这些梦话，王辉凡全部跟着干过。反正上边说什么他都干。他的秘书陈射洪替他整理的下边那些“先进”的群众创见，他也一概加以鼓吹。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领导干部，刘丽文却觉得他象个孩子似的跟着上级和下级跑。

她想：外人可能会觉得这不可信。但是，她亲眼看见就是这样的。她总是为此和他争吵，说也说不通。曾有一回，争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